



章婴译著全集



第十四卷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章婴译著全集

第十四卷



顿河故事
他们为祖国而战
一个人的遭遇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四卷/(苏) 肖洛霍夫著; 草婴译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933-7

I. ①草… II. ①肖… ②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51255号

发 行 人: 陈 徽

策 划: 姜逸青 郑 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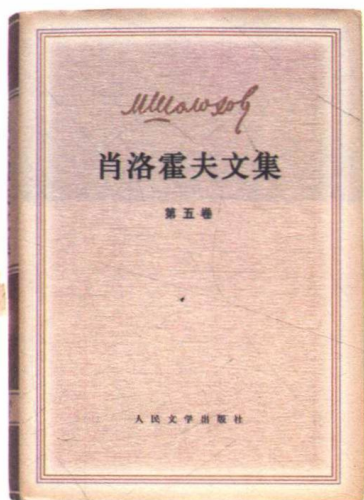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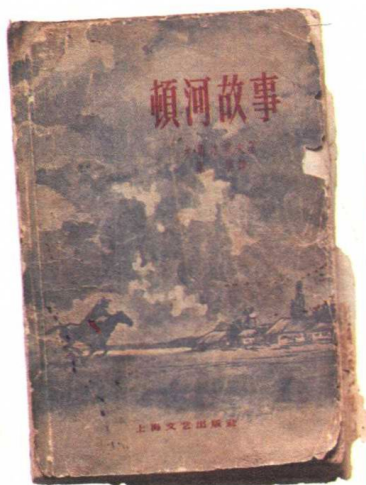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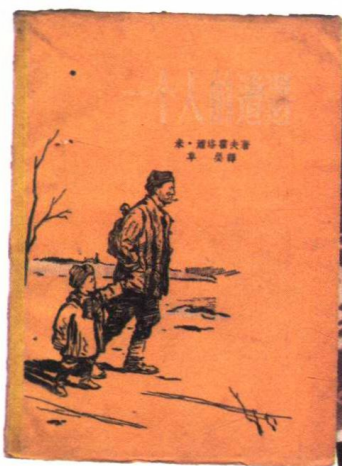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周志武

书 名: 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四卷
作 者: (苏) 肖洛霍夫
译 者: 草 婴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 刷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印 张: 21.875
插 页: 6
字 数: 504,000
印 次: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6933-7/I · 5536
定 价: 128.00元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7780459



肖洛霍夫肖像（高莽画，草婴题诗）。



草婴翻译的肖洛霍夫作品。

顿河故事

牧童 / 003

粮食委员 / 019

希巴洛克的种 / 027

看瓜田的人 / 035

道路 / 053

野小鬼 / 105

漩涡 / 139

有家庭的人 / 161

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/ 171

两个丈夫的女人 / 177

死敌 / 195

小马 / 215

蛀孔 / 225

浅蓝的原野 / 243

雇农 / 255

高尔察克、荨麻和别的 / 305

人家的骨肉 / 313

他们为祖国而战

他们为祖国而战 / 339

一个人的遭遇

一个人的遭遇 / 577

附录

一个人的遭遇(剧本) / 615

顿河故事

牧 童

从被太阳晒焦的草原上，从龟裂的白色的盐土地带，从东方，热风刮了整整十六个昼夜。

土地晒焦了，青草枯黄了，稠密地散布在路旁的井的水脉都干了，还没有抽穗的庄稼，萎靡不振，垂向地面，好像驼背老头一样。

中午，在微睡的村子里，爆发出一片当当的钟声。

炎热。寂静。只有在篱笆旁边，脚底扫着灰砂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以及老人们的拐杖摸索道路，敲在土墩上的响声。

村子里打钟开会了。议题是讨论雇牧童的问题。

执委会里人声沸腾，烟雾弥漫。

主席用铅笔头敲敲桌子说：

“公民们，老牧人不愿意再看牲口了，他嫌工钱太少。我们执委会提议雇葛利戈里。他是本地人，没有父母，又是共青团员……大家都知道，他父亲生前是个鞋匠。现在他跟妹妹住在一起，没有饭吃。我想，

公民们，你们该设身处地想一想，雇他来看牲口吧。”

聂斯吉罗夫老头子忍不住了，摆动屁股说：

“这个我们不能同意……牲口都挺强壮，怎么能叫他来看呢！……附近这一带没有草，牲口得赶到远处去放，他干不惯的。到秋天小牛会少掉一半……”

磨坊主伊格拿特是个很难弄的老头子，他用刻毒而做作的腔调说：

“看牲口的人嘛，我们没有执委会也雇得到的，这完全是我们的事……应当找一个老成可靠、爱护牲口的人……”

“说得对，老大爷……”

“公民们，雇个老头儿吗，小牛很快就会被他弄丢的……现在时势不同，到处都有偷窃……”主席用坚决而又带观望的口气说。后面有人支持他：

“老的不中用……大家得注意，又不是母牛，都是些周岁的小牛。得有狗一样的快腿才行。牛群一被惊散，就得去收拾，如果叫老头儿去追，性命交关……”

响起了一片哄笑声，可是伊格拿特老头子还是在后面咕噜说：

“这不干共产党的事……需要做做祷告，不要什么别的……”老家伙摸摸秃头。

主席就声色俱厉地说：

“公民，请你别再胡闹了……像这个样子……我要叫你离开会场了……”

天一亮，炊烟好像肮脏的棉花团，从烟囱里升起来，低低地铺开在广场上空。葛利戈里收集了一百五十头牛，经过村子，往灰蒙蒙的荒凉的小山上赶去。

一个个隆起的褐色土拨鼠洞，斑斑点点地散布在草原上。土拨鼠警觉地拖长声音吱吱叫。草原鸨从草丛里飞起来，银色的羽毛闪闪发亮。

牛群很安静。小牛的分叉的蹄，滴滴答答地敲着龟裂的地面，好像雨点一样。

葛利戈里的妹妹杜尼雅当了放牛的下手，在哥哥旁边大踏步地走着。她那晒得黑黑的雀斑脸在欢笑，眼睛和嘴唇也在笑，浑身上下都在笑。她在复活节刚度过第十七个春天。人在十七岁的年纪上，觉得什么都是可笑的：不论是哥哥的苦脸，不论是一路上倒嚼着杂草的大耳朵小牛，甚至于连他们两天没有吃到一块面包这件事，她也觉得很可笑。

可是葛利戈里没有笑。在褪色的便帽下，他的额角突得很高，额上满是皱纹，眼睛也显得疲乏无神，仿佛远不止十九岁似的。

牲口三五成群，在路边安详地走着。

葛利戈里向落后的小牛吹了一声口哨，转身对杜尼雅说：

“杜尼雅，咱们一挣到秋天吃的粮食，就到城里去。我进工农速成学校，给你也安排一个地方。或者也去学点儿什么……杜尼雅，城里书多得很呢，吃的面包也干净，没有草，跟咱们这儿吃的不一样。”

“可是咱们到哪儿去弄钱呢……不是得坐车吗？”

“你这傻丫头……他们要给咱们六七担粮食，这就是钱呀……咱们每担卖它三卢布，再把小米、干粪也卖了。”

葛利戈里在路中央站住了，用鞭子在灰土上画着数字，计算着。

“葛利戈里，咱们现在吃什么呀？面包一点儿也没有了……”

“我口袋里还有一块硬面包。”

“今天吃了，明天怎么办呢？”

“明天村子里有人来，会带面粉来的……主席答应过了……”

正午的太阳像火烧一样。葛利戈里身上那件袋布做的衬衫，被汗湿透了，贴在肩胛骨上。

牛群不安地走着，牛虻和蝇子螫着小牛。牲口的叫声和牛虻的嗡嗡声，荡漾在炎热的空气里。

傍晚，太阳落山以前，他们把牛群赶回栏去。附近有一个水塘和一所被雨水浸烂的草棚。

葛利戈里快步赶着牛群。他吃力地跑到牛栏跟前，打开枝条编成的小门。

他数着小牛，一头一头地放进四四方方的黑门里。

二

在水塘后面，在那像茁壮的豌豆一样隆起的小岗上，一座新棚子盖成了。他们用牲口粪抹成墙，葛利戈里又用野草盖了顶。

第二天，主席骑着马来了，还带来一斗苞米粉和一袋小米。

他在荫凉的地方坐下来抽烟。

“你真是个好小子，葛利戈里。你先看看牲口，秋天我带你到区里去。那边也许可以想办法让你去学习……那边我有个熟人在教育局里，请他帮个忙……”

葛利戈里高兴得脸都红了。主席走的时候，他给他拉住马镫，又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。他望着被马蹄踢起来的一圈圈灰砂，望了好一阵。

草原干枯了，几株独活草，红得好像生痲病的人的面颊。中午热得简直喘不过气来。葛利戈里仰天躺着，眺望那笼罩着一层淡青色的丘

陵。他仿佛觉得草原是有生命的，在数不清的乡村和城市的重压下，她该是多么吃力呵。他又仿佛觉得，土地在断断续续的喘息中动荡，而在下面，在厚厚的地层下面，又有一个不可知的生命在跳跃，在奔腾。

于是，在大白天他也有些害怕了。

他用眼光量度着一排排数不尽的丘陵，又望望流动的蜃气，望望斑斑点点地散布在棕色草地上的牛群，觉得自己好像一块切下的面包，跟世界远远地分离了。

星期六晚上，葛利戈里把牛群赶到栏里。杜尼雅在棚子旁边生了火，拿小米和香喷喷的酸馍煮着粥。

葛利戈里在火堆旁边坐下来，用鞭子搅着臭哄哄的干粪，说：

“格里沙的小牛病了。得去告诉主人……”

“让我到村子里去一下吧？……”杜尼雅问，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。

“不用了。牛群我一个人看不过来……”他笑了笑又说，“是不是感到寂寞了，呃？”

“是寂寞了，葛利戈里，亲哥哥……咱们在草原上住了个把月，只见过一次人呢。要是在这儿过一个夏天，连说话都会忘掉的……”

“忍着点吧，杜尼雅……秋天咱们到城里去。咱们俩都去学习，等到学成了再回来。咱们要用科学方法来种地。这儿的人没有文化，老百姓都在睡大觉……不识字……没有书……”

“人家不会接受咱们学习的……咱们也没有文化……”

“不，会接受的。冬天我去镇上，在支部书记那儿看过列宁的书。书里说，政权归于无产阶级。关于学习也写着：穷人都应该学习。”

葛利戈里爬起来跪着，红铜色的火光在他的面颊上跳动。

“咱们得学习，才能管好咱们的共和国。在城市里，工人掌握政权，

可是咱们镇上的主席还是富农，村主席也都是些有钱人……”

“葛利戈里，我情愿擦地板、洗衣服，挣钱来让你去学习……”

干粪冒着烟，发着火，微微地燃烧着。在睡意蒙眬的草原上，万籁无声。

三

支部书记波利多夫委托到区里去的民警转告葛利戈里，要他到镇上去一趟。

葛利戈里天没亮就出门了。到了中午，从丘陵上望见一座钟楼和好些干草和铁皮盖顶的小房子。

他拖着起了茧子的脚，来到广场上。

俱乐部设在牧师家里。葛利戈里沿着新鲜干草很香的甬道，走到宽大的屋子里。

百叶窗关着，屋子里很暗。波利多夫在窗旁拿着刨子干活：做窗框子。

“我听说了，老弟，听说了……”他伸出汗淋淋的手，笑了笑说。“嗯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！我在区里打听了一下，知道榨油厂里要人，可是一招募，就比需要的人多来了十二个……你先看看牲口，到秋天我们再送你去学习吧。”

“要是能在这儿干活就好了……村子里的富农都不肯让我看牛……他们说，我是共青团员，不信上帝，放牛不做祷告……”葛利戈里懒洋洋地笑着说。

波利多夫用袖子拂掉刨花，在窗台上坐下来，皱起出汗的眉头，打量着葛利戈里。

“葛利戈里，你瘦了……吃的东西怎么样？”

“有吃的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下。

“嗯，到我家里去。我有新出的书报给你，都是区里才寄来的。”

他们在通向坟地的街上走着。几只母鸡在灰堆里打滚，井架在什么地方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，此外就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了。

“今天你留在这儿吧。要开会呢。朋友们都很牵记你：‘葛利戈里在哪里呀，他怎么了？’你可以跟朋友们见见面……我今天要做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……你在我这儿过夜，明天走。好吗？”

“我不能过夜。杜尼雅一个人看牲口，看不过来的。我去开会，开完会连夜赶回去就是了。”

波利多夫家的门廊里很凉快。

干苹果发出甜腻腻的香气，墙上的轭和秋革发出马汗的臭味。

角落里放着一桶克瓦斯^①，旁边是一张倾斜的床。

“这就是我住的地方：屋子里很热……”

波利多夫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麻布床单下抽出几张很旧的真理报和两本小书来。

他把书报塞在葛利戈里的手里，又拉开一只补过的口袋说：

“拿住了……”

葛利戈里拉住袋角，急急地看着报上的字。

① 一种用面包发酵剂成的饮料。